

盜墓筆記

西秦邪少著

文匯出版社

# 盜墓手札



文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盗墓手札 / 西秦邪少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0.11

ISBN 978-7-5496-0046-5

I. ①盗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7950 号

## 盗墓手札

---

作 者 / 西秦邪少

责任编辑 / 竺振榕

特约编辑 / 叶 枫 何静妍

封面装帧 / 姚姚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版 次 /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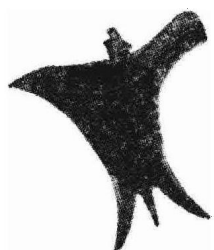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350 千字

印 张 / 20

ISBN 978-7-5496-0046-5

定 价: 32.80 元



第一卷  
冥王鬼冢

## 目录

- 引子 / 002
- 第一章 天沟地杠 / 006
- 第二章 岳剗山 / 011
- 第三章 鬼灯虫 / 015
- 第四章 鬼牢殉葬坑 / 019
- 第五章 墓室 / 024
- 第六章 血胎尸棺 / 027
- 第七章 灵胎冢 / 032
- 第八章 鬼雾 / 036
- 第九章 石室 / 040
- 第十章 胖子 / 044
- 第十一章 棺室 / 048
- 第十二章 傀儡鬼尸(1) / 053
- 第十三章 傀儡鬼尸(2) / 057
- 第十四章 红发 / 063
- 第十五章 地宫 / 067
- 第十六章 噬尸菌 / 071
- 第十七章 虫攻 / 075
- 第十八章 盒子 / 079

- 第十九章 青铜鼎 / 083
- 第二十章 磔面盾 / 087
- 第二十一章 诡图 / 091
- 第二十二章 蝎子车 / 096
- 第二十三章 傀儡役 / 100
- 第二十四章 婆罗耶 / 104
- 第二十五章 鬼气 / 108
- 第二十六章 墓中墓 / 112
- 第二十七章 星象图 / 116
- 第二十八章 铜角绝金棺 / 120
- 第二十九章 邪影 / 125
- 第三十章 乌鳞鬼狎 / 129
- 第三十一章 鬼号角 / 133
- 第三十二章 锦帛 / 137
- 第三十三章 脱出 / 142
- 第三十四章 休整 / 146



第二卷  
雾隐  
迷城

- 第一章 师伶工 / 152  
第二章 黑匣子 / 156  
第三章 鬼婴 / 160  
第四章 青铜宝函 / 165  
第五章 不速之客 / 169  
第六章 出发 / 174  
第七章 水鬼 / 178  
第八章 水葬棺 / 183  
第九章 行动 / 187  
第十章 水影尸 / 191  
第十一章 窖俑坑 / 195  
第十二章 灵胎拼图 / 199  
第十三章 数字 23 / 203  
第十四章 溺水 / 207  
第十五章 胖子的推断 / 211  
第十六章 玉石棺台 / 215  
第十七章 龙影 / 219  
第十八章 蛇患 / 223  
第十九章 巨幅影画 / 226  
第二十章 鬼面獠獠 / 230  
第二十一章 鬼灵 / 235

- 第二十二章 水下通道 / 239
- 第二十三章 困逆局 / 243
- 第二十四章 熟悉的女人 / 247
- 第二十五章 天龙压棺石 / 251
- 第二十六章 第三个人 / 255
- 第二十七章 SOS / 259
- 第二十八章 鬼影天门 / 263
- 第二十九章 七宿盘龙阵 / 266
- 第三十章 甬道 / 270
- 第三十一章 铁俑阵 / 274
- 第三十二章 蜈蚣 / 278
- 第三十三章 壁画室 / 282
- 第三十四章 黄肠题凑 / 286
- 第三十五章 龙甲断天雷 / 290
- 第三十六章 九阴龙 / 294
- 第三十七章 逃出生天 / 298
- 第三十八章 大掌眼 / 303
- 第三十九章 来自于地狱 / 307
- 第四十章 尾声 / 311

# 盜墓手札



---

第一卷·冥王鬼冢

---





## 引子

晴空万里，缅北莽林深处。此时仅仅是三月，却已经是烈日炎炎，丛林里密不透风。繁茂异常的密林仿佛天然而就的大蒸笼，污秽的泥沼弥漫在一道道残垣断壁的鬼魅雾气，一切都肆意地煎熬着存在的那几个身影。

秦邪三汗流浹背，破旧的钢盔早已戴不住了，索性解开衣扣蹲在地上，摘下钢盔当扇子搧风，而他的眼睛却始终没离开过眼前那个刚挖出来的盗洞，那一拨拨紫红色的土不住地被掀到地表上。

“老大！咱跟了英国红毛打日本鬼子，折腾了大半年命都险些擱在这，嘿，你说这鬼不生蛋的鸟地儿还能碰上生坑，这不是他娘的咱的造化吗？”洞底一个刀疤脸的黑脸汉子作畅快状猛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道。

被唤作老大的那位表情严肃，只冷冷地回道：“你小子先别得意得忘了自己老爹的名儿，这坑生得古怪，祖宗的教训你听不听？你瞧瞧这儿，这是前辈们说的紫煞土，里面是有鬼怪的，怕是我们这几杆对付不了的，千万不能大意！”

“老大，那照你的意思，咱们这趟丢包了？你要说回去继续跟那帮红毛鬼趟雷挨子儿去，我情愿把命丢在这儿，你莫不是忘了紫煞坑里的宝贝是何等的光鲜哩？”老二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，接着面露喜色拍着胸脯道：“格老子包在我身上，真要碰上海狗麻差（乱七八糟）不安分的主儿，咱的家伙不信伺候不了它！”

老大似乎有些心动，于是更加焦灼，眼前烂泥树根交纵的场面让他一筹莫展。这种情形下根本无法从充斥着腐臭的泥土中，辨闻出雨水充沛的密林古墓地下那几乎流失殆尽的特殊气味，但这一拨拨被翻上来的怪土越来越浓密，夹杂着一种特殊的光亮，紫红紫红的像是凝结了的血液一般。

“我听前辈们唠过这紫煞土中可是有宝贝的，但是麻烦也不小哦，当真要碰上个怪么么，这荒山野岭的，咱们是在自己掘坟往里钻哩！”老大表达了一下

自己的惊恐,但随即又下定了决心:“娘的困在这里是饿死,叫小鬼子撂倒也是死,咱爷们有个样儿,死也死在自己的行当上!横竖不能丢咱四九门的脸!”

老二大喜,重重地拍了下老大的肩膀,手中的铲子一飞,又是一大拨土被掀了上去:“他娘的这才是四九门爷们儿的本色,大哥你也别说丧气话,这回咱得挖出宝贝活着出去,哥几个回去都抱上个俊俏娘们儿。老三!上头好好呆着,挖穿了我吼一嗓子你瞅准了就下来!”

秦邪三执着钢盔的手还在不停地扇动着,但阻挡不了豆大的汗粒顺着脸上往下渗,他有种不好的预感,热风和林中瘴雾让他屏住了呼吸,探出脑袋望向洞底下。

许久,邪三才听得洞中老二朝上喊了一声:“他娘的还真的是造化!挖穿了,老三麻利点的下!”

邪三松了口气,接着麻利地将绳索捆到临近的一棵大树上,把麻绳放下就准备下。突然,另外一种古怪的声音伴着老二的声音一齐传出来了,声音很大,老二的大声呼喊没能盖住它,那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婴儿在啼哭。他还想再辨别一下,不料那声音很快就消失了。

“大哥,二哥!底下……底下你们没什么问题吧?”老三战栗地试探着问道,不仅自己害怕,也担心着底下两人的安危!

“瞧那你点出息,胆儿跟当年被小鬼子撵着跑的红毛鬼一个样,这多年你也就吃屎的本事!”

秦邪三挨了老二的骂,心里顿时不爽,索性握紧了绳索,麻利地下了洞里。盗洞打得很窄小,只容一个人趴在地上通过,而此刻老大老二已经沿着挖开的横向盗洞深入了进去,消失在了黑暗中。洞里一开始还有些声响,慢慢地却变得哑静异常,四周的一切像凝固了一般,没有一丝生气!邪三跪在地上,沿着盗洞匍匐前行,看到前面没了动静,他小心地探出脑袋,朝着前方轻声唤了两声,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。

邪三急了,正准备扯着嗓子吼一声。突然,一阵凄厉的惨叫传来,在这地底显得极为清晰,沿着盗洞直钻入邪三的双耳,邪三听得出这竟是出自老大之口,继而他又听到了老大撕裂了嗓门的吼叫:“老二老三!快跑……啊!”他的声音渐渐微弱,好像慢慢被什么东西吞噬了一样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老三不寒而栗,哆嗦着就往后退。忽然,一股淡红色的浓雾像墨汁一样缓缓涌了过来,很快就将窄小的盗洞尽数淹没,能见度变得更加低了。老大的声音消失不见了,洞里又恢复了骇人的安静,邪三情知不妙,



但通道太小无法转身，他只能沿着盗洞哆嗦着向后退。

就在这时，邪三听得盗洞内霍霍一阵动静，接着一种难以理解的古怪声响清晰地传了出来。那感觉，就像是一个濒死之人吃力地做着呼吸而发出的！邪三双腿一个劲地打颤，爬动的速度也慢了许多，一股强烈的酸腐气呛得他一个劲咳嗽，有种恶心眩晕的感觉。邪三屏住呼吸用手扇了几下风，一抬头，突见一张极为可怖的脸从红雾中探出，刚好朝着自己的脸就凑了过来。

这张脸像是刚被有机强酸腐蚀掉了皮肉一般，鲜红鲜红，露出了里面白森森的面骨，一块块的碎肉还顺着脸一个劲地往下掉。邪三大惊，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几个疾步倒退慌乱地退出了横向的盗洞，握着绳子就爬了上去，接着随手抄起地上的家伙就准备撩。那张脸绽露出了惊恐怨怒的眼神，邪三这才注意到他身上的装束，那是和他身上一样的英军军服。他这才认出了这是老二，而同样清晰的，是对方脸上爬过的那一只只黑色肥大的蚂蚁。

狗日的，碰上缅甸丛林行军蚁的巢穴了！倒斗人倒斗没死在粽子手里，被小小的蚂蚁折腾死了，这憋屈劲儿别提了！老三骂了一句，伸手将老二往上拖，他还想尽力挽救老二，尽管已经于事无补。

忽然，他感到手臂一疼，老二伸手紧紧攥住他的肉，用尽最后的气力说了一句：“快跑！盒子……以后……”接着身上的肉也迅速开始腐烂，发出阵阵油锅里煎物的剧烈声响。

老二的脑袋刚一松垂，邪三突然看到涌起的红雾中，赫然有个东西紧紧趴在老二的后背上，狰狞的脸上那双毫无生气的鳄鱼般眼球直盯着他。邪三以为是老大，当即就要伸手去拉，但仔细一看才发现不是。这是张和老二的惨状完全不同的脸，脸上的肉如同刚被活剥了面皮的人，虽有五官的模样，但已经鲜血淋漓，却光滑得不像是动物啃咬造成的。他的身上并没有穿着和自己一样的军服，而是浑身如蛇的鳞片一般黝黑发亮的皮肤，光滑异常，浑身呈现出瓷碎一般的龟裂纹。更令人恐怖的是，这东西的双目像被剜去了一般，只剩下一对没有瞳孔的寡白眼珠子盯着自己。此刻它正慢慢地从这鳞片之中挣脱出来向自己凑近，伴着阵阵皮肉撕裂的可怖声响。

邪三虽然吓得够呛，但毕竟是倒过斗又打过仗的，悲恐交加下沉住了气，大退了两步，端起手中的家伙朝着那东西就一阵猛扫，雾气浓烈也不知道打到没打到，只是一番泄愤将一梭子子弹宣泄了个干净，枪声过后，那怪异声响好像就没有了。

红雾迅速地扩散了开来，丛林树木的密集使得它无法散发出去，聚集在了

密林中，四周很快成了一片雾海。邪三并没有放松警惕，一阵枪子儿犒劳了怪尸，甭管打死没打死，转身头也不回地猛跑，全然不顾被林中的荆棘划破身子，只盼着刚才那一梭子既能为两位兄弟报仇，也能保住自己的命。

邪三顾不上喘气，没边没际地不知道跑了多远，直累得他上气不接下气，一头栽倒在烂泥堆中。待他挣扎着起身，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图腾石柱下，赫然有一个黑红的影子，淹没在红雾中，好像在盯着他看。邪三下意识地趑趄后退了两步，那东西扭动着身子，歪着狰狞的面孔，缓缓朝着邪三这边逼近。邪三很快看清了它的模样，又看到它身上那如絮花状绽开的弹痕，这竟然正是之前挨了自己枪子儿的那个怪尸！

此时邪三已经连手中的劳什子都举不动了，反倒没了害怕，只暗自后悔自己怎么没给留下一颗光荣弹，被这东西活活弄死绝不是什么痛快事儿！

那东西慢慢地凑近了前，已经近在咫尺，巨大的酸腐臭气呛得邪三一个劲直吐，他无望地握紧了手中的家伙，倚着大树重重地瘫坐在地上，呼呼直喘。一抬眼，那怪尸的狰狞面孔已经凑到了眼前，脸几乎已经贴上他的鼻尖，正瞪着两只寡白的眼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邪三情知无救了，猛吐了一口气，索性闭上了眼睛等死。

“嘭”一声剧烈的枪响，邪三只感到耳根一疼耳底翁鸣，头皮一阵清凉，那怪尸的头颅像打碎的西瓜似的爆裂开来，一股浓烈的酸腥味粘稠体泼洒到了他的头皮上。顿时他胃里一阵翻涌，头皮如火烧一般的灼痛，他的体力达到了极限，呕吐着便渐渐晕厥了过去。

恍恍惚惚间，他似乎听到浓雾中又传来了清晰的婴儿哭叫声。

……



## 第一章 天沟地杠

这是我入行后听前辈们讲的第一个故事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对它抱定的态度始终是淡定的怀疑。直到那历史性的一天，我偶然偷看了邪三祖爷的笔记，这才相信了几十年前的那份惊悚，的确确实曾发生过。遗憾的是，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，每次到了这里，一切却嘎然断层，为其蒙上了厚厚一层迷雾，让人无法探究其内。

秦家是四九城驰名的倒斗世家，率属于当时风头盛极一时的四九门，在业内享有盛誉。秦邪三本是地道的世袭淘沙官，七七事变后，秦邪三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，觉悟陡然上升，和当时桃园结义的一帮弟兄们参加了国军。长沙会战时期，秦邪三成了战俘，后成功逃脱，被当时的第五军某部收编，编入了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。

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，败退于野人山的莽林，五万多将士埋骨于此。秦邪三等几人死里逃生，获救于英国军官奥德温盖特的“狮龙兽军团”，后来在对日军进行的一次袭扰战中，几人没成想在这亚热带莽林中，居然发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古墓，而这也宣告了邪三不平凡生涯的开始。

可以确定的是，邪三祖爷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终结，那颗不明的子弹挽救了他的性命。他人间蒸发了几年后，顺利地回到了国内，使他有机会将自己的故事记载了下来，有机会在以后的生涯中将他的四九门发扬光大。不得不承认，邪三祖爷是四九门传奇式的人物，他的人生注定因他那段空白历史而扑朔迷离。

我承认我对倒斗明器这行当是超级有兴趣的，也使得我进入这个行业后能如鱼得水。淘沙发丘之事古来有之，时至今日，沧海桑田，摸金、搬山、卸岭、发丘等门派早已经无法再顺脉传承，但各派系能人甚多，于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，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组织，再不是之前那样水火不容。六扇门就是其中重要

的集团之一。

此六扇门绝不是武侠历史小说中的京城第一捕快集团什么的，恰恰相反，不是捕快却是贼。六扇门即为：四九门、哨子枪、蜈蚣卦、西三省(xing)、傀儡役、蝎子车。六扇门历史悠久，其中最近的都要追溯到民国时期，但传至现代，除极少数有特定的盗墓取向和遵循特定的行规之外，大多已经混杂一坛，融入了商业社会，各自取长补短地形成了各利益集团。他们中大多数有自己的产业，且已经不再仅仅是围绕着倒斗和文物贩卖，而是辐射到其他各行各业，掩饰自己的倒斗行为，大多充当着“闲时为商战时寇”的角色，可以为了巨大的利益随时随地分工合作。

我能融入这个氛围，说白了得靠两个字：渊源！我爷爷是个很精明的生意人，和四九门当年的大掌眼生意来往密切，也曾合伙经手过四九门在上海的多处典当行产业。从懂事起，爷爷便和我讲了不少六扇门的故事，当时我几乎是以武侠小说加聊斋故事来听的，那兴致劲儿直接影响到我的升学考试，升学考试直接报的是冷门的考古系。

几年时间因枯燥的专业课而荒废，索性擅自借着上辈人的面子，混进了西安八仙庵市场，投了四九门。西安这边现在的老大叫栗蛄，道上人称鬼子蛄，我称他蛄叔，四九门在陕、晋、京等地都是他说了算。相对其他地方，陕西的地头极不太平，这里是重点盯防的地方，也是他必须亲自坐镇这里的原因。

蛄叔正是四九门邪三的弟子，而我并不算是蛄叔正式的弟子，这是家里制造的人为阻力，不过这阻力显然没能阻止住我的执着。所以我说得淡一点算是蛄叔的得力助手，说得近乎一点就是类似于干儿子这样的性质。蛄叔五十多岁仍旧无妻无子，我吃了多年古董饭嘴巴长进也快，对这行兴趣也大，很能讨他欢心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翻看到邪三祖爷笔记原因。

祖爷能活下来是个奇迹，更是个谜团，究竟是什么人开了那救命的一枪，造就了祖爷人生中那一段空白的历史？那几年他去了哪儿，究竟做了些什么？这些都是我每次看祖爷的笔记时都会发问的问题，但它永远成了谜，随着祖爷一起进了坟墓。而我唯一一次忍不住去询问了蛄叔，得到的答案是他一句冷冷的回复，接着便是训斥和再次提及便逐出四九门的警告。他的话不带一丝戏谑，我恐怕这辈子也忘不了，他说：祖爷那几年生活在地狱里……

我捧着笔记无奈地又翻了一页，还在为中间的情节断层而叹息，抬头却忽见一个油头粉面的小胡子叼着烟嘴走进了店内，我赶忙将笔记放回到抽屉里锁好，起身相迎。



“掌眼的在不？”那人吐了口烟，随口问了一句，脚步不停地直奔楼梯口而去。

“呃！在，不过您还是一边候着吧，我先去通报一声。”我一边堆笑一边上前拦住他，心里却暗骂道你是哪颗葱？四九门的掌眼是你想见就见的吗？蝼叔的乖张我见得多了，别说是你了，没心情就算你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懒得鸟你！

“不用了！”那人边说边摘下了墨镜，我突然发现他看起来有些面熟，不像是客户，倒像是行当里的，以前似乎打过交道。

他不上楼梯了，我也不再拦他，只见他信心满怀地朝楼上喊了句：“掌眼的！小老板的新买卖你接不接？”他说完我恍然大悟，难怪如此眼熟，这位是业内著名的“支锅小老板”，不久前还见他来求过蝼叔，想必是吃了闭门羹。

“支锅”是每一次盗掘活动的老板，倒一个斗前后期的一系列工作都得由他来负责。他们的投入是有风险的，挖出的文物如果没有被掌眼或投资人买断，只有全部自行处理。不过现在的“支锅”都精得很，一口锅暗自支好几个买家，挑肥的拣，也因为现在严打得厉害，好的“支锅”也越来越少了。

蝼叔一袭唐装应声走出了房门，倚着红木楼梯栏杆，左手按在柱头的玉石风水球上抚摸着道：“小老板，你是行当里出了名的火鸡眼，人锅鬼锅你都能支，不过没想到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上回的烂底锅扣脑袋上当脖圈都合身了吧？”

小老板嘿嘿一笑，走到桌旁掐灭手中的烟，“掌眼的得罪，上次的事情的确不那么妥当，不过您大人不记小人过，这回的我能保证，恐怕得劳烦您亲自出马！”

我在一旁听了暗自也笑出了声，你丫的就凭你？恐怕你没这么大面子。不过看这厮说话口气不小，又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，照这样看这锅的出资掌眼带头大哥应该来头不小。

“哈哈……”蝼叔朗声笑道：“才多久不见啊，你小子出息了，口气比出气顺气都来得畅快！我倒是想听听，斗是多大的斗？这锅大掌眼的是多大的来头？”

“怕是黄肠题凑（见注①）的生坑，大掌眼我不便透露，不过托我带了个口信，说掌眼的您听到这，这个面子你肯定会给的！这锅不是以前的规矩，所有的准备大掌眼已经安排妥当！”

我一听这果真来头不小，果然，蝼叔手上的动作停止了，攥紧了拳头指了指小胡子道：“是这样？是什么话？”

“天沟地杠！”小胡子轻轻说了一声，只见蝼叔脸色一变，招手便快速地向

小胡子上了楼。

他们的谈话内容我是没机会听到的，我在楼下整整巴望了两个多小时，才看到小胡子大功告成般屁颠屁颠下楼扬长而去，鲲叔招手示意我上楼。

我是带着一种即将有大事发生的预感来听鲲叔说话的，果然，我一上楼就听得鲲叔吩咐道：“西安的地头恐怕你得盯守点儿了，我再调两个老道的伙计帮帮你，要不你先回北京，那里太平容易管！”

“鲲叔，你真的要亲自出马？小老板这次的靠谱？”我是知道鲲叔脾气的，这种事情我不方便过问太多，但心中总是还抱着那么一丝丝的幻想，毕竟我跟鲲叔这么多年，印象中他亲自出马的情况我好像还真没见过。

鲲叔哼了一声道：“屁话！他再在行当上爬二十年我都不会买他的账！这次他不过是个捎口信的，幕后大掌眼的不出面，就能调动六扇门的高手，而且搞的是汉墓，里面的东西大掌眼的却说只要一样，这他娘的里头有文章了嘛！”

听鲲叔这么一说，我这心里越加痒得慌，我在这鲲叔待我不薄，只不过行当的原因朋友众多，花钱大手大脚习惯了，捉襟见肘的情况很多。再说了，六扇门那么悠久的历史，都是在土里面讨生活，既然投了四九门，不下一次斗沾点泥土情结，总感觉不那么得劲。这次大掌眼的开这么大的条件，摸来的东西又都算自己的，而且是汉墓，那里头躺的可都是万户侯啊，这让我如何抗拒得了？

“呃！鲲叔啊，照这么看，这次的机会确实难得，不过小老板这家伙在行当里就是个油腔滑调的主儿，要真是好斗，大掌眼的会放心托付给这种人来？”

鲲叔呵呵一笑，磕了我一脑瓜：“你他娘的臭小子！年纪轻轻的哪来这么多心眼，混这行当你是知道的，没点信誉是做不长久，小老板游刃在群雄之间，自然有他的道道儿。他的面子我可以不给，但从这锅大掌眼开的价格来看，恐怕容不得我们有任何闪失，况且小老板传来的话……”

“天沟地杠？”我脱口而出，随即看到鲲叔表情变得严峻起来，赶忙收住不敢再问，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傻站在一旁。

鲲叔顿了顿，盯着我仔细打量了我一番，突然发话：“要不这趟你跟着我好了，明器这玩意儿你也能帮上不少忙，省得我再从北京往这档子调人，你也省得跑来跑去心不安气不顺！他娘的你家老爷子看你看得太紧，这虎筷子早晚要自己去捕食的嘛！你家老太爷当年也不是什么体面的主儿！这年头，守着些狗屁的清规戒律能有个球出息？”边说边低头观察自己手中的那张地图去了。

我一愣，他一番轻描淡写的话，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时兴奋



# 盗墓手札



010

得直想吻他。他诧异地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吩咐道：“你回去做下准备，所有东西掌眼的会托运安排好，两天后我们和六扇门另几个伙计在岳阳会和，注意千万别走漏了风声！”

---

注①：“黄肠题凑”是一种葬式，乃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待遇，一般用于天子，平民不得僭越，其始于上古，多见于汉代，汉以后很少再用。